

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

# 文明小史

[清] 李伯元 著  
韩秋白 点校

ZHONGHUA BOOK COMPANY

中华书局

7241.4

14.366

L310

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

# 文明小史

清 李伯元 著

韩秋白 点校

中华书局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文明小史/(清)李伯元著;韩秋白点校

一北京:中华书局,2002.12

(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)

ISBN 7—101—03402—0

I . 文… II . ①李… ②韩… III . 章回小说—中国

—清代 IV 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9801 号

---

**书 名** 文明小史

**原 著 者** (清)李伯元著

**整 理 者** 韩秋白点校

**责 任 编 辑** 李聪慧

**出 版 发 行**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**印 刷**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

**版 次**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**规 格** 787 × 960 毫米 1/32

·印张 12 1/2 字数 331 千字

**印 数** 1—4000 册

**国 际 书 号** ISBN 7—101—03402—0 / · 430

**定 价** 15.00 元

---

# 《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》(第二批)

## 出版说明

我国整理古典通俗小说的历史，大概应该从民国初年汪原放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《水浒传》开始，至今已有八十多年了。尤其是近二十年，出版的古典通俗小说整理本，已不下上千种，几乎所有可以出版的通俗小说都已经整理出版了。但是，数量多并不等同于质量高。总体而言，通俗小说的整理本，有相当一部分的质量是不令人满意的。

我们认为，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古典通俗小说的整理也应该纳入古籍整理的工作之中，也必然要遵循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。同时，在整理过程中，也理所当然地要尊重古典小说的文体特点。如果忽视了这两点，就必然会使得古典通俗小说的整理出版出现错误和混乱。

2001年，中华书局郑重推出《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》(第一批)，收录了三十种古典通俗小说，约请专家学者精心整理，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提供一套错误较少、明确可读的小说读本。小说出版后，得到了广大读者、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。现在，我们再次推出第二批共二十种古典通俗小说。两批共五十部小说，基本上涵括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的最优秀作品和各个时期、各个流派以及主要小说家的代表性作品。

我们的整理方法是：第一，精选底本和校本，进行严格的校勘，改正底本中的错误。第二，按照国家标准和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，认真标点并分段。第三，对于古典小说中大量存在的异体字、俗体字、方言字以及音借字，我们的处理原则是，既要尊重古典小说的特点，保存原貌，不致“失真”，又要照顾当代读者的习惯，不能造成理解上的误会、阅读上的混乱。

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。同时，我们也将时刻抱着虔敬的心情，祈盼大家的指正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2.7.

## 维新时期的社会实录

### ——《文明小史》

“李伯元的《文明小史》，在维新运动期间，是一部最出色的小说。一般人谈起李伯元，总会强调他的《官场现形记》，而我却不作如此想。《官场现形记》诚然是一部杰作，但就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说，《文明小史》是应该给予更高的估价的。”（《小说四谈》）这是著名小说史家阿英先生在1935年研究《文明小史》时写下的文字。这一观点，后来在《晚清小说史》中也反复强调：“《官场现形记》虽也反映了这个时代，是不如《文明小史》写得更广泛、更清晰。”

1903年4月开始，李伯元的《官场现形记》开始在《世界繁华报》上连载。5月，商务印书馆创办《绣像小说》杂志，聘李伯元为主编。从《绣像小说》的创刊号开始，《文明小史》就又开始连载了。两年以后的1905年6月，《官场现形记》连载完，三个月后的9月，《文明小史》也终篇了。虽然小有先后，但这两部小说基本上是同时的。它们都是反映晚清社会的揭露谴责之作，但李伯元在写作时也是各有侧重的，《官场现形记》着重于对官僚制度的揭露和批判，描绘了一幅官场群丑图，而《文明小史》则着重于描绘晚清改革维新时期中国社会引进西方文明的过程，堪称一部广泛清晰的社会实录。

所谓维新时期，实起于1901年。1900年的庚子事变，使清政府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认识到，不改革，不引进西方文明，就不可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、内外交困的现状。1901年1月29日，清廷发布“新政”谕旨，要求“参酌中西政要”，“取外国之长”，“去中国之短”，主动引进西方文明，以“驯致富强”。从此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。这期间，思想空前活跃，文化空前繁荣，中西新旧思潮猛烈碰撞，社会人心剧烈变动；这是清王朝最后的十年，却也是最富有生气的十年。

作为报界精英的李伯元，身居中西文明交汇中心的上海，他敏锐地意识到，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，是文明与野蛮交

锋的时代，是光明与黑暗互见的时代。他的洞察愈细致，思考愈深入，其感慨就愈丰富，他要用小说来表现这个时代进程。在《文明小史》的楔子中，李伯元写道：

你看这几年，新政新学，早已闹得沸反盈天，……加之人心鼓舞，上下兴奋，这个风潮，不同那太阳要出、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？所以这一千人，且不管他是成是败，是废是兴，是公是私，是真是假，将来终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。所以，在下特地做这一部书，将他们表扬一番，庶不负他这一片苦心孤诣也。

这就是李伯元写《文明小史》的动机和目的。

对一个时代作全景式的描绘从来都是李伯元的擅长。同《官场现形记》一样，《文明小史》没有固定的主人公和完整的结构，而是通过故事的自然发展，线性地让事件人物自然地发生。他写到了顽冥强悍、以暴动对抗官府洋人的乡民百姓，写到了庸懦荏弱、对洋人一味屈服、谄媚的大小官吏。他写参与维新运动的人士，识时务者能够对旧学翻然醒悟，真诚操办新政，创立新学；而抱残守缺、顽固不化的也不乏其人；更多的是些投机分子，咸与维新，却求官谋财，敷衍塞责，甚至阳奉阴违，暗下黑手。他写维新党人，既有进行无畏反抗的热血青年，也有剪发洋装、满口新名词的沽名钓誉之徒。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，李伯元准确地传达出中西文明互相撞击、融合的时代脉搏。

同李伯元的其他谴责小说一样，《文明小史》在艺术上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，一味暴露批评，甚至夸大其辞，讽刺过头，“辞气浮露，笔无藏锋”（鲁迅语），有词多意少之弊，无含蓄蕴藉之实。全部六十回小说，前十几回笔力酣畅，精彩纷呈，而到最后十回，则松散潦草，几乎收束不住。当然，这与小说是通过报刊连载这种形式来创作发表有一定关系。

此书在1905年连载完，第二年，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单行本。1955年，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就有整理本问世，书前有阿英先生的《叙引》。此次整理，我们以此本为基础，重加点校，特此说明。

## 楔 子

做书的人记得，有一年坐了火轮船在大海里行走。那时候天甫黎明，偶至船顶，四下观望，但见水连天，天连水，白茫茫一望无边，正不知我走到那里去了。停了一会子，忽然东方海面上现出一片红光，随潮上下，虽是波涛汹涌，却照耀得远近通明。大众齐说：“要出太阳了！”一船的人都哄到船顶上，等着看。不消一刻，潮水一分，太阳果然出来了。

记得又一年，正是夏天，午饭才罢，随手拿过一张新闻纸，开了北窗，躺在一张竹椅上，看那新闻纸消遣。虽然赤日当空，流金铄石，全不觉半点炎热，也忘记是什么时候了。停了一会子，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乌云，隐隐有雷声响动，霎时电光闪烁，狂风怒号，再看时，天上乌云已经布满。大众齐说：“要下大雨了！”一家的人，关窗的关窗，掇椅的掇椅，都忙个不了。不消一刻，风声一定，大雨果然下来了。

诸公试想：太阳未出，何以晓得他就要出？大雨未下，何以晓得他就要下？其中却有一个缘故。这个缘故，就在眼前。只索看那潮水，听那风声，便知太阳一定要出，大雨一定要下，这有什么难猜的？

做书的人，因此两番阅历，生出一个比方，请教诸公：我们今日的世界，到了甚么时候了？有个人说：“老大帝国，未必转老还童。”又一个说：“幼稚时代，不难由少而壮。”据在下看起来，现在的光景，却非老大，亦非幼稚，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、大雨要下的时候，也就不远了。何以见得？你看这几年，新政新学，早已闹得沸反盈天，也有办得好的，也有办不好的；也有学得成的，也有学不成的。现在无论他好不好，到底先有人肯办；无论他成不成，到底先有人肯学。加之人心鼓舞，上下奋兴，这个风潮，不同那太阳要出、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？所以这一干人，且不管他是成是败，是废是兴，是公是私，是真是假，将来终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。所以，在下特地做这一部书，将他们表扬一番，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。正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楔 子.....               | 1  |
| 第一回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校士馆家奴谈历史 高升店太守谒洋人..... | 1  |
| 第二回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识大体刺史讲外交 惑流言童生肇事端..... | 7  |
| 第三回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矿师逾墙逃性命 举人系狱议罪名.....   | 13 |
| 第四回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仓猝逃生灾星未退 中西交谪贤守为难..... | 20 |
| 第五回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通贿赂猾吏赠川资 听撺掇矿师索赔款..... | 28 |
| 第六回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新太守下马立威 弱书生会文被捕.....   | 35 |
| 第七回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捕会党雷厉风行 设捐局痴心妄想.....   | 41 |
| 第八回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改洋装书生落难 竭民膏暴吏横征.....   | 47 |
| 第九回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毁捐局商民罢市 救会党教士索人.....   | 55 |
| 第十回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纵虎归山旁观灼见 为鱼设饵当道苦心..... | 62 |
| 第十五回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却礼物教士见机 毁生祠太尊受窘.....   | 68 |
| 第十二回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助资斧努力前途 质嫁衣伤心廉吏.....   | 75 |
| 第十三回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不亢不卑难求中礼 近朱近墨洞识先幾..... | 81 |
| 第十四回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 解牙牌数难祛迷信 读新闻纸渐悟文明..... | 87 |

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回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违慈训背井离乡  | 夸壮游乘风破浪  | 93  |
| 第十六回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妖姬纤竖婚姻自由 | 草帽皮靴装束殊异 | 99  |
| 第十七回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老副贡论世发雄谈 | 洋学生著书夸秘本 | 105 |
| 第十八回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一灯呼吸竟说维新 | 半价招徕谬称克己 | 111 |
| 第十九回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婚姻进化桑濮成风 | 女界改良须眉失色 | 117 |
| 第二十回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演说坛忽生争竞  | 热闹场且赋归来  | 123 |
| 第二十一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还遗财商业起家  | 办学堂仕途借径  | 129 |
| 第二十二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巧夤缘果离学界  | 齐着力丕振新图  | 136 |
| 第二十三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为游学枉道干时  | 阻翻台正言劝友  | 143 |
| 第二十四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太史维新喜膺总教 | 中丞课吏妙选真才 | 150 |
| 第二十五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学华文师生成沉瀣 | 听演说中外纠缠  | 156 |
| 第二十六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入会党慈母心惊  | 议避祸书生胆怯  | 163 |
| 第二十七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湖上风光足娱片晌 | 官场交际略见一斑 | 169 |
| 第二十八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戕教士大令急辞官 | 惧洋兵乡绅偷进府 | 176 |
| 第二十九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修法律钦使回京  | 裁书吏县官升座  | 182 |
| 第三十回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办刑钱师门可靠  | 论新旧翰苑称雄  | 188 |
| 第三十一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
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名士清谈西城挟妓 | 幕僚筹策北海留宾 | 195 |
| 第三十二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请客捐赀刁商后到 | 趁风纵火恶棍逞凶 | 202 |
| 第三十三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查闭市委员讹索  | 助罚款新令通融  | 208 |
| 第三十四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下乡场腐儒矜秘本 | 开学堂志士表同心 | 214 |
| 第三十五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谒抚院书生受气  | 遇贵人会党行凶  | 221 |
| 第三十六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适异国有心向学  | 谒公使无故遭殃  | 228 |
| 第三十七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出警署满腔热血  | 入洋教一线生机  | 235 |
| 第三十八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脱罪名只凭片语  | 办交涉还仗多财  | 241 |
| 第三十九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捐绅富聊充贪吏囊 | 论婚姻竟拂慈闱意 | 248 |
| 第四十回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河畔寻芳盈盈一水 | 塘边遇美脉脉两情 | 255 |
| 第四十一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北阙承恩一官还我 | 西河抱痛多士从公 | 262 |
| 第四十二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阻新学警察闹书坊 | 惩异服书生下牢狱 | 269 |
| 第四十三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夸华族中丞开学校 | 建酒馆革牧创公司 | 276 |
| 第四十四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办官报聊筹抵制方 | 聘洋员隐寓羁縻意 | 283 |
| 第四十五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柔色怡声待游历客 | 卑礼厚币聘顾问官 | 290 |
| 第四十六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谒志士如入黑狱  | 送行人齐展白巾  | 296 |
| 第四十七回    |          |     |
| 黄金易尽故主寒心 | 华发重添美人回意 | 302 |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四十八回     |           |
| 改华装巧语饰行藏  | 论圈法救时抒抱负  |
|           | 308       |
| 第四十九回     |           |
| 该晦气无端赔贵物  | 显才能乘醉读西函  |
|           | 315       |
| 第五十回      |           |
| 用专门两回碰钉子  | 打戏馆千里整归装  |
|           | 321       |
| 第五十一回     |           |
| 公司船菜单冒行家  | 跳舞会花翎惊贵女  |
|           | 327       |
| 第五十二回     |           |
| 闻禁约半途破胆   | 出捐款五字惊心   |
|           | 333       |
| 第五十三回     |           |
| 风光在眼著书记游  | 利欲薰心当筵受骗  |
|           | 339       |
| 第五十四回     |           |
| 改稟帖佐杂虚心   | 购机器观察快意   |
|           | 345       |
| 第五十五回     |           |
| 险世界联党觅锱铢  | 恶社会无心落圈套  |
|           | 351       |
| 第五十六回     |           |
| 阅大操耀武天津卫  | 读绝句订交莫愁湖  |
|           | 357       |
| 第五十七回     |           |
| 声东击西傻哥甘上当 | 树援结党贱仆巧谋差 |
|           | 363       |
| 第五十八回     |           |
| 善钻营深信老奴言  | 假按摩巧献美人计  |
|           | 369       |
| 第五十九回     |           |
| 论革命幕府纵清谈  | 救月食官衡循旧例  |
|           | 375       |
| 第六十回      |           |
| 一份礼耸动骨董名家 | 半席谈结束文明小史 |
|           | 381       |

## 第一回

### 校士馆家奴谈历史 高升店太守谒洋人

却说湖南永顺府地方，毗连四川，苗汉杂处，民俗浑噩，犹存上古朴陋之风。虽说军兴以来，勋臣阀阅，焜耀一时，却都散布在长沙、岳州几府之间，永顺僻处边陲，却未沾染得到。所以，他那里的民风，一直还是朴陋相安，执固不化。

只因这个地方山多于水，四面冈峦回伏，佳气葱茏，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处山凹之中，倚树为村，临流结舍，耕田凿井，不识不知，正合了《大学》上“乐其乐而利其利”的一句话。所以，到这里做官的人，倒也镇日清闲，逍遥自在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这时候做知府的，姓柳，名继贤，本籍江西人氏，原是两榜进士出身，钦点主事，吏部观政。熬了二十多年，由主事而升员外，由员外而升郎中。这年京察届期，本部堂官见他精明练达，勇敢有为，心地慈祥，趋公勤慎，就把他保了进去。引见之后，奉旨记名。不上半年，偏偏出了这个缺，题本上去，又蒙圣上洪恩，着他补授。谢恩之后，随向各处辞行。有一个老友，姓姚，名士广，别号遁盦，本贯徽州，年纪七十多岁，本在保定书院掌教。这番因事进京，恰好遇着柳知府放了外任，从此南北睽违，不能常见，姚老先生便留他多住几日，一同出京。

到了临动身的头一天，姚老先生在寓处备了一席酒，替他饯行。约摸吃到一半，姚老先生便满满的斟了一杯，送到柳知府面前，说道：“老弟，此番一麾出守，上承简命，下治万民。不要把这知府看得轻，在汉朝已是二千石的职分。地方虽一千余里，化民成俗，大可有为。愚兄所指望于老弟者，只此数言。吾辈既非势利之交，故一切升官发财的话头，概行蠲免。老弟如以为是，即请满饮此杯。”

原来这位姚老先生，学问极有根柢，古文工夫尤深，目下年纪虽已古稀，却是最能顺时达变，所有书院里的学生，无有一个不佩服他的。柳知府自己亦是八股出身，于这姚老先生却一向十分倾倒。且说当日听了他这一番言语，便接杯在手

道：“小弟此行，正要叨教吾兄，今蒙慨赠良言，尤非寻常感激。但是目下放了外任，不比在京，到任之后，何事当兴，何事当革，还求吾兄指教一番，以当指南之助。”说罢，便干了那杯酒，将酒杯送还姚老先生，自己归坐，仍旧对酌。

姚老先生道：“要兴一利，必须先革一弊，改革之事，甚不易谈。就以贵省湖南而论，民风顽固，已到极点，不能革旧，焉望生新？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有一句话，道是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’。我说这话，并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头。原因我们中国，都是守着那几千年的风俗，除了几处通商口岸，稍能因时制宜，其余十八行省，那一处不是执迷不化，扞格不通呢？总之，我们有所兴造，有所革除，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，叫他们潜移默化，断不可操切从事，以致打草惊蛇，反为不美。老弟，你记好我一句话，以愚兄所见，我们中国大局，将来有得反复哩！”柳知府听了此言，甚为惊讶，除了赞叹感激之外，更无别话可说。

当夜席散之后，自行回寓。次日分手，各奔前途。姚老先生自回保定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柳知府带了家眷，星夜趨行。其时轮船已通，便由天津、上海、汉口一路行来。他自从通籍到今，在北京足足住了二十多年，不料外边风景，却改变了不少；因此一路上反见识了许多世面。到了湖南，上司因为他久历京曹，立刻挂牌，饬赴新任。到任之后，他果然听了姚老先生之言，诸事率由旧章，不敢骤行更动。过了半载，倒也上下相安，除困觉吃饭之外，其余一无事事。只因他这人生性好动，自想我这官，一府之内，以我为表率，总要有些作为，方得趁此表见。想来想去，却想不出从那里下手。

齐巧这年春天，正逢岁试，行文下去，各学教官传齐廪生，携带门斗，知会了文武童生，齐向府中进发。这永顺府一共管辖四县，首县便是永顺县，此外还有龙山、保靖、桑植三县。通扯起来，习武的多，习文的少，四县合算，习文的不上一千人，武童却在三千以外。当下各属教官禀见了知府，挂牌出去，定于三月初一考阖属文童经古，初三考试正场。

原来这柳知府虽是时文出身，因他做廪生时考过优拔，于

经史诗赋一切学问，也曾讲究过来。他在京时候，常常听见有人上折子请改试策论，也知这八股不久当废；又兼他老友姚老先生以古文名家，受他薰陶涵育，自然把气质渐渐的改化过来。所以，此时便想于此中搜罗几个人才。

当下先出一张告示，叫应试童生，于诗赋之外，准报各项名目，如算学、史论之类。无奈那些童生，见了不懂，到了临期点名，只有龙山县一个童生报了史论，永顺县一个童生报了笔算，其余全是孝经论、性理论，连做诗赋的也寥寥无几。

柳知府点名进来，甚为失望，无奈将题目写了，挂牌出去。报笔算的居然敷衍完卷。考史论的那个童生，因见题目是《韩信论》，他虽带了几部《纲鉴易知录》、《廿一史约编》之类，却不知韩信是那一朝的人物，查来查去，总查不到。就求老师替他转禀大人，说这个题目不知出处，请换一个容易些的。

老师被他缠不过，先同监场的二爷商量。只见一个二爷，接过题目一瞧，说韩信这个名字很熟，好像那里会过似的，歪着头想了半天，说：“是了，你这位相公书没有读过，难道戏亦没有瞧过吗？《二进宫》杨大人唱的末了一句，什么‘汉韩信命丧未央’，可不是他吗？他是汉朝人，如果不是，为什么说是汉韩信呢？”那二爷说到这里，旁边有他一个伙计插嘴道：“老大！你别夸口，既然韩信是汉朝人，为什么前头还说他是登台拜将的三齐韩王呢？据我说，这韩信一定是齐国人。”回头同那童生说：“相公！你别上他的当，你照我的话去做，一定不会错的。”那晓得这个童生，自小生长外县，没有瞧过京戏，连他们说的什么《二进宫》也不知道，仍旧摸不着头脑。到底托了老师回了知府，重新出了一个《管仲论》，是《四书》上有的，不消再查《纲鉴》了。齐巧刻本文章上又有一篇成文，是《管仲》两个字的题目，被那童生查着，把他喜欢的了不得。连忙改头换面，将八股改做八段，高高兴兴誊了出来，把卷子交了进去。

师爷打开一看，只是皱眉头。柳知府问他做的怎么样，师爷说：“如果改做八股，倒还有些警句，现今改做史论，却有许多话装不上。”说着便把这本卷子送了过来，说：“请太尊过目，再定去取罢。”柳知府看了一遍，觉着实在太难，心下踌躇道：这样卷子怎么好取？然而通场只有他一本，他虽做得不好，到

底肚皮里还有这史论两个字，比着那些空疏无据的自觉好些。无论如何，此人不肯随俗，尚有要好的心肠，总要算得一个有志之士。不如胡乱将他取了出来，叫别的童生看看，也可激励他们的志气，向史鉴上讨论讨论，也是好的。

主意一定，便把那个考笔算的取了算学正取，这个做《管仲论》的取了史论次取，另外又取了几本诗赋。发出案来，接着便是正场、初复、二复、三复，不到半月，都已考完。

发出正案，跟手考试武童。第一场马箭，是在演武厅考的。第二场步箭，就在本府大堂校阅。因为人多，便立了三个靶子，一排三人同射，免得耽误日期。

是日，柳知府会同本城参府，刚刚升堂坐下，尚未开点，忽见把大门的带进一个人来，喘吁吁跑的满头是汗，当堂跪下。

那人自称：“小的纪长春，是西门外头的地保。今天早上，西门外高升店里的店小二哥，跑到小的家里来说，他店里昨儿晚上来了三个外国人，还跟着几个有辫子的。”知府道：“那一定是中国人了。”地保道：“不是中原人。如果我们中原人，为什么戴着外国帽子呢？”知府又问：“你瞧见了没有？”地保道：“店小二来报，小的就去瞧了一瞧。外国人是有几个，小的也不敢走进去，怕是惊了他们的驾，就赶到大人这里来报信的。”

知府问：“知道他们来做什么的呢？”地保道：“小的也问过店小二，店小二说，昨天晚上有一个有辫子的外国人，为了店小二父亲不当心，打破他一个茶碗，那个有辫子的外国人就动了气，立时把店小二的父亲打了一顿，还揪住不放，说要拿他往衙门里送。店小二是吓的早躲了出来，不敢回去。”知府道：“混帐东西！我就知道你们不等到闹出乱子来，也就躲着不回报了。打碎一个什么碗？你知道，弄坏了外国人的东西，是要赔款的吗？”地保就从怀里掏出两块打碎的破磁片子送了上去，说：“那碗是个白磁的，只怕磁器铺里去找还找的出。”

知府取过来，仔细端详过一回，骂了一声：“胡说！”说：“这是洋磁的，莫说磁器铺里没有，就是专人到江西，也烧不到这样。这事闹大了！先把这混帐东西锁了起来，回来再办他！”地保听了这话，连忙自己摘掉帽子，爬在地下磕响头，嘴里说：

“大人恩典！大人超生！”知府也不理他，又问：“店小二呢？”地保回：“躲在小的家里。”知府说：“原来你们是通同一气的！”顺手抓了一根火签，派了一名差，叫立刻把店小二提到。差人奉命自去不题。

知府便说：“今日有交涉大事，只好暂时停考，等外国人这一关过去，再行挂牌晓谕。”说着就要退堂。那些童生虽然不愿意，无奈都有父兄师保管束，也只好退了出去。这里知府便让参府到签押房里共商大事。参府说：“既然外国人到此，我们营里应得派几个兵前去弹压闲人，以尽保护之责。”知府道：“老兄所见极是。”参府也不及吃茶，立刻辞了出来，坐轿而去。

知府忙叫传首县。原来首县正从府里伺候武考，参堂以后，没有他的事情，便即打道回衙。刚刚走到半路上，齐巧地保、伙计赶来送信，他便不回县衙，立刻折回本府衙门，坐在官厅上等候。

知府又叫请刑名师爷。跟师爷的小厮说：“不敲十二点钟，是向例叫不醒的。”知府无奈，只得罢手。

不消一刻，首县进见，手本上来，知府赶忙叫请。首县进来，请了安，归了坐，知府便说：“西门外来了几个外国人，老兄知道么？”首县说：“卑职也是刚刚得信，所以来回大人，请大人的示，该怎么办？还是理他的好，还是不理他的好？横竖他们到这里也没有到大人这里来拜过。”知府道：“现在乱子都闹出来了，你不理他，他也要找你了。”首县忙问什么乱子。知府说：“难道你还不知道？”便把地保所禀，店小二的父亲打碎了他们一个碗，被他揪住不放，还要往衙门里送的话说了一遍。首县听了，呆了半天不能言语。

知府道：“你们是在外面做官做久了的，不知道里头的情形。兄弟在京里的时候，那些大老先生们，一个个见了外国人还了得！他来是便衣短打，我们这边一个个都是补挂朝珠。无论他们那边是个做手艺的，我们这些大人们，总是同他并起并坐。论理呢，照那《中庸》上说的，柔远人原该如此。况且他们来的是客，你我有地主之谊，书上还说送往迎来，这是一点不错的。现在里头很讲究这个工夫，以后外国人来的多了，才显得我们中国柔远的效验咧。依兄弟愚见，我们此刻先去拜

他，跟手送两桌燕菜酒席过去，再派几个人替他们招呼招呼，一来尽了我们的东道之情，二来店家弄坏了他的东西，他见我们地方官以礼相待，就是有点需索，便也不好十分需索，能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等到出了界，卸了我们干系，那怕他半路上被强盗宰了呢！”首县道：“大人明见，卑职就跟了大人一块儿去。”

知府说：“很好。但是一件，我们没有一个会说洋话的怎么好？”首县说：“卑职衙门里的西席老夫子，有个姓张的，从前在省城里什么学堂里读过三个月英文的，现在请他教卑职的两个儿子读洋书。”知府说：“原来世兄学习洋文，这是现在第一件经世有用之学，将来未可限量，可喜可敬。”立刻叫跟班拿名片去请县里张师爷。

停了一会子，张师爷穿了袍褂，坐轿来了。知府接着，十分器重，说了些仰慕的话。张师爷也高兴的了不得。三人会齐，立刻鸣锣开道，齐奔西门外高升店而来。有分教：太尊媚外，永顺县察看矿苗；童子成军，明伦堂大抒公愤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